

# 仁南望北

## ——画家薛生健的丝路故事

周逸敏 文/图

一个西北人的江南与江南人的江南是大相径庭的。

虽然,他的笔下也有杏花春雨、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和双飞燕子。但是,他心中依然铁马西风,大漠孤烟。这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印痕。

江苏理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薛生健意识到一个西北人的笔下难出那种江南味儿时,已经当了近20年的常州人。他眼前是“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可触可摸可亲可爱的江南,而梦里还是回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生他养他的张掖。深夜梦醒时分,“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耳边拂来的似乎还是西凉州的风。

薛生健喝着江南的水,吃着江南的米,听着江南的吴依软语,但他觉得自己骨子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西北人。所以,作为一个“商业北人”,他常常打心自问:“我的绘画之路在哪里?”

与许多画家稍有不同的是,薛生健走上绘画之路与哥哥薛生辉关系极大。他的哥哥是老三届,高考时考美术学院,薛生健看着哥哥画画,觉得很有趣,也就跟着画素描、水彩。他还照着《三国演义》《岳飞传》等小人书,依样葫芦。薛生辉考上了张掖师专美术系,同学们特别用功,晚上也在学校画画。薛生健就经常到他们画室去转悠。等哥哥留校当了老师,他有一空业余时间就去和美术系学生一起画。竟然还有画画就是“上课”这样的好事,他太来劲了!

果然,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他考取了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我们87级甘肃全省共招了19人,都是各个地区的第一名,兰州以西只录取了2人,很幸运我是那二分之一。”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张掖师专当美术老师。以后,他又到天津美术学院研修。1998年,他哥哥来到江苏理工学院工作,几年之后,他也步哥哥后尘,到了常州。

与辽阔苍茫、长河落日大西北的雄浑悠远截然不同,是,荷塘月色、烟柳画桥的江南。初来乍到,薛生健陶醉在春花秋月夜的柔情里。他徘徊在小巷深处,感受春风的温柔,他仰面触摸丝丝春雨,体会明日深巷卖杏花的喜悦,他挥毫,他写生,他要呈现一个画里江南。

然而,待新鲜感一过,他觉得这个“江南”游离在他的灵魂之外,不是自己的“江南”。而大漠的云、祁连的风,那种熔铸在血液里的西北情时时在胸膛里翻滚。在迷茫中,他的耳边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回响,那是根对叶的召唤。

破局的触发是“一带一路”的横空出世,历史文化名城张掖的丹霞地貌,也顿时成了祁连山下的“网红”。这一下触动了曾经长期生活在张掖的薛生健的心灵:西北人画丝路,这不是最好的创作主题吗?

然而,画什么题材一时却难以把握。他的许多亲戚都在西安,他有一个习惯,每到一地,必去当地博物馆参观。那次回去探亲,他又像往常一样,再一次走进了陕西历史博物馆。一进展厅,神态生动、姿态各异的一组陶俑

去幽苔园参观前,张力要逐一检查访客的鞋底,若发现客人的鞋底已被磨得很薄,不再有深深的防滑纹路,张力要取出一条细麻绳,剪下两段,让客人在鞋子的前脚掌上各绑一道:“有苔藓的地方都很滑,尤其是石头台阶上,若你发现苔藓已长成微微隆起的馒头形,千万不要踩在上面,要踩在石块与石块之间的缝隙上,那个地方不容易滑倒。”

走进幽苔园,一股湿润、幽深、清凉之气扑面而来,树荫筛下了圆圆的淡金色光斑,桫欂、兰花、秋海棠,还有小型的蕨类植物在各个角落形成立体的景观,鸟鸣嘹亮,蝴蝶飞舞,蛙声一片,与苏州园林中一些人迹罕至的角落非常相像。园中之水幽深清澈见底,带来了绵延不绝的潺潺水声,也使得小小的园林水雾萦绕。野生的苔藓静默而持久地在树梢上、石头上、溪流边以及倒下的腐木上生长,填充了所有阴面的角落,让它们变得绿油油的、毛茸茸的。苔藓,改变了一个小园林的景观,让大地上浮躁的一切都变得深藏了。

这里是苔藓专家张力负责设计的幽苔园,位于深圳仙湖植物园深处,约有200平方米,聚集了30个苔藓的种类,是我国第一个专门种植苔藓的迷你园林。它是一个需要蹲下去欣赏



薛生健在写生

大漠丹霞之四

祁连云海

盛唐芳华

故园春色

吸引了他。那件唐三彩陶女俑,如翩若惊鸿的洛川神女,散发东方美韵;而罗衣飘飘的簪花仕女,展示着大唐繁华。“这不就是我想表现的艺术缪斯吗?”那一瞬间,薛生健怔怔地站在那里,在千年的注视里,真正懂得了“鬋云欲度香腮雪,衣香袂影是盛唐。”陶俑独特的形态特征和审美效果征服了他。薛生健激动得几乎要叫出来:“我千辛万苦要找的突破口就在这里!”当他找到心灵的联结,一个新世界就要在他眼前徐徐打开。

回到常州,他处在高度兴奋状态中,立即画了一幅《唐代侍女俑》,虽然利用油画的塑形与松节油的稀薄变化,尝试将唐三彩的釉色变化表现出来,但是并不理想,以此画一个系列的想法也暂时搁置。“木”的贫乏就要阻碍他拓展“艺”的努力。但他不甘心,创作一下又陷入停滞。他很苦闷。

“我的路在哪里?我的世界又在哪儿?”创作暂时没有头绪,他又画起油画调节情绪。画着画着,他的眼光掠过一张精美的文艺复兴名画印刷品,忽然电光一闪:当时的绘画普遍采用一种叫“坦培拉”的技法,这种技法会不会对我的新创作有用呢?他的眼光怔怔地盯着那张画。

坦培拉是一种使用乳液作为结合剂调合色粉的绘画方法,这种技法起源于欧洲,特别是中世纪到文艺复兴

时期,广泛应用于壁画、圣像画、祭坛画等领域。它也是一种工艺性很强的绘画技法,其绘画过程是分层处理的间接画法,通过笔触不断交织逐渐成形,这种技法使得色层在相互折射映衬中呈现出清新雅致的格调。

对于一种数百年前流行的画法,要掌握好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画苏州园林的《故园春色》时,他底子做了6遍,罩染了30多遍。薛生健通过多次摸索和尝试,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画法。“坦培拉”的底子制作很繁琐,他根据陶俑的质地特意制作出了带颗粒的色底,在一遍遍的罩染中,各个色层在相互折射中出现了想要的效果,呈现出那种完美的被时光打磨、千年岁月的印痕。用西方“坦培拉”的传统技法来画东方的陶俑,这无疑是他自我艺术实践的一次大胆尝试,兴奋之余,他画了一组陶俑系列,他为自己找到绘画主题与表现语言而庆幸。姗姗来迟的新世界,终于在他面前展现了绚烂。

确定了西北风主题后,他专程去了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辗转于各个洞窟,在各个石刻造像前勾勒、揣摩、深思,也更加深刻地解读了石刻造像摄人心魄的神韵与深厚的文化积淀,知悉了何谓厚德之基、博雅之源,品味到了“龙门不墨千秋画,伊水无弦万古琴”的画意和诗情。回到常州后,激荡于胸的澎湃,就要冲决而出,他在画布上横涂竖抹,恣意抒发。

他用他的视角在油画布上演绎刚劲孔武的力士,完成了《伊河梵音》系列作品。

在一系列西北风画作完成后,他自然将目光锁定在了生长地张掖。张掖丹霞地貌是上帝打翻了的调色盘,薛生健以前生活在张掖时也画过丹霞,但从常州再回到张掖时,感觉从满目葱绿转换到了七彩丹霞,那种灼目的色彩交相辉映,瞬间打动了他,他迫不及待地用水彩的水色变化表现西北大漠的雄奇、壮丽、幻美。他闭上眼睛就会浮起高山大川的形象,画起来特别得心应手,好像是储藏在血脉中的西北特质在沉寂多年终于得到了释放: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笔都无需多想,自然而然地流露笔端,感觉这些景就在眼前,这些色彩就在心中。在江南的杏花春雨中,他的西北情越发浓郁,陶俑、大漠、石窟塑像,他感觉到与北方雄阔、浑厚、沧桑气息相联的这些物象,已与自我物我交融。

一发而不可收,《丝路芳华系列》《伊河梵音系列》《大漠孤烟系列》《如画江南系列》《春华筑梦系列》,60多幅水彩、油画、粉画作品,从他笔下诞生。前不久,这些作品在常州美术馆,以“江南北望”薛生健绘画作品展,与观众见面,打开了一扇神秘而壮美的丝路之门。

薛生健说,他要在渔舟唱晚里,描绘他心中的那个大漠孤烟。他要以一个西北人的视角,讲好丝路故事、西北故事、中国故事。

石坡上。水泥与石头,砌起了这些陡坡,寸草不生,显得生硬,而一旦引种了少量灰藓,三五个月后,一个薄薄的土壤层就会在苔藓的下方形成,植物种子若刚好掉到这个地方,就会在苔藓形成的土壤里头长起来,有时,蓝紫色的龙胆花和白色的常春屈曲花,也会因此在岩缝中开放,给人惊喜。

苔藓仿佛永远是园林中的配角,幽苔园的出现,让它有机会成为主角,各种各样的苔藓就像是土壤、树干与石头上浮起的一团团深绿云朵,饱满的、憨憨的,同时又带有很浓烈的隐逸之气。张力告诉我说:“打理苔藓主要是控制杂草,因为杂草的生长速度要比苔藓快,会争夺苔藓的养分。把杂草的幼苗从苔藓上拔出来,就像把绣花针从地毯上拔出来,你会感受到苔藓像地毯一样的回弹力。这是一件非常治愈人的工作。”

义工团队正在帮张力做维护苔藓健康的工作,他们架设离地一尺的栈道,让下方也可以生出绒绒的苔藓;他们打开喷淋系统,为园子提供白雾袅袅的湿度;他们也带着小学生采集苔藓标本,让他们伸出手去,抚摸苔藓形态各异的“毛发”。

义工与游客都暂且放下手机,他们蹲下来,观赏这夕阳斜照时分,大自然的幽深场景,“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刹那间的禅意让你我受到了朦胧又深切的滋养,像进入了一个桃源。

# 创造奇迹的盲人——Stevie Wonder

蔡龙文/图

我的工作单位是一家乐器制造企业,公司每年都会赴欧美参加乐器展览。每年的美国乐器展览会上,会有很多实力派音乐人前往,并在感兴趣的乐器品牌展位上试奏感兴趣的乐器。今年有一位盲人在我们的品牌展位上演奏了我们生产的电子鼓,并给出了很高的赞誉。在美方参与展会的工作人员将视频与照片发于国内销售部门做宣传时感叹:这个鼓手是个盲人,真是厉害!有懂音乐的同事将手机伸过来给我看:“你看,这是谁?”我一瞅这么眼熟,这不是 Stevie Wonder 么?同事说:“是啊,可是当时现场我们的人竟然不认识他,事后知道了还问这个人出名么?”

这个人出名么,要我说这个人实在是太出名了,可是不知道他也纯属正常,毕竟受众人群众异而且年代久远。Stevie Wonder 是一位公认的天才,1950年5月30日出生,由于早产,他在保温箱里吸入了过多的氧气导致失明。“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必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或许应了这句话吧,失明的他听力极为敏锐,天性乐观的他将此视为上帝的恩赐,自小便展现出了非凡的音乐天赋,通过自学便能演奏十多种乐器,那时的他才11岁。之后更是被“致力于将黑人音乐介绍给世界”的摩城唱片(Motown City, 迈克尔·杰克逊的起点)看中并签约,当时的他还不满12岁。1963年,13岁的他就因歌曲《Fingertips - Pt2》在公告牌蝉联三周冠军,而成为最年轻的冠军单曲艺人。这首歌其实没几句歌词,在一声互动式的呼喊之后,大多数时间都是口琴独奏,它更像是一首在与观众互动的乐曲,让大家鼓掌,摇摆,享受这一切。然而,就是这么一首没有多少歌词的歌曲却影响了很多人的,这首歌告诉人们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如何用指尖感受世界,即便一出生就遭遇了毁灭式的打击也从未放弃——披头士乐队的保罗·麦卡特尼在格莱美终身成就奖的获奖感言中曾说,这首歌让他决定将音乐视为毕生的事业。

然而这首歌曲只是他的起点,在那之后他继续努力学习古典钢琴以提升自己的创作能力,并创作演唱不少经典歌曲,其中最出名的就是《Signed, Sealed, Delivered (I'm Yours)》,说起来这首歌当时并没有到达过排行榜榜首的位置,1971年也只是获得了格莱美的提名,并未获奖。但是之后这首歌却备受青睐,1998年被用做了电影《电子情书》的插

曲,在其中一个场景中,汤姆·汉克斯仿佛成了歌曲的MV男主角。之后奥巴马在总统竞选中将这首歌用作了背景音乐。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子合成器的发展让电子音乐大行其道,很多音乐人都被其充满想象力的声音所折服,其中就包括 Stevie Wonder,他在1972年的一首丰富的爵士灵魂乐(Jazz-Soul)作品《Superwoman(Where Were You When I Needed You)》中使用合成器进行了开创性的创作,并在之后的音乐创作中一直使用它来为音乐增添色彩。比如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Superstition》,他在键盘上增加了一个哇音踏板,这一举动推动了十年的音乐创新,被普遍认为帮助发明了Funk音乐。

1976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科兹威尔使用早期的合成语音技术为盲人开发出了自动阅读器,而它的第一台就被 Stevie Wonder 花5万美元买下,他用来彻夜读书。这推动了 Siri 的软件开发,我们现在使用苹果手机时,能够让 Siri 帮我们自动播放音乐,这其中就有着 Stevie Wonder 的功劳。1982年他向科兹威尔建议开发一种像小型三角钢琴的合成器键盘,之后他们一起工作,最终实现了将真实的乐器声音装入电子乐器中,可以说我们现在的电钢琴等乐器弹奏出真实乐器的声音就是在 Stevie Wonder 的推动下实现的。之后的很多年,Stevie Wonder 到世界各地演出都会带着科兹威尔的乐器。我现在使用的也是科兹威尔的乐器,因为它现在就是由我的工作单位生产,其中的一些型号还使用了自制作的音色。

Stevie Wonder 作为一个盲人,用他的听觉与触觉感受这个世界,用他的音乐与想象力改变着这个世界。他在音乐上获得过25座格莱美奖杯与一座奥斯卡奖,他的人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就是一个奇迹(Wonder 在英文中有“奇迹”的意思)。

### 歌曲链接:

《Fingertips - Pt2》

[https://c6.y.qq.com/base/fcgi-bin/u?\\_=CvSPvmUOPRCe](https://c6.y.qq.com/base/fcgi-bin/u?_=CvSPvmUOPRCe)

《Signed, Sealed, Delivered (I'm Yours)》

[https://c6.y.qq.com/base/fcgi-bin/u?\\_=t2SZ4ZqOPqBJ](https://c6.y.qq.com/base/fcgi-bin/u?_=t2SZ4ZqOPqBJ)

《Superwoman (Where Were You When I Needed You)》

[https://c6.y.qq.com/base/fcgi-bin/u?\\_=fpT4p5qOP2Fq](https://c6.y.qq.com/base/fcgi-bin/u?_=fpT4p5qOP2Fq)

《Superstition》

[https://c6.y.qq.com/base/fcgi-bin/u?\\_=mEMXxwZK46TQ](https://c6.y.qq.com/base/fcgi-bin/u?_=mEMXxwZK46TQ)



# 返景复照青苔上

明前茶

的园林,唯有深蹲下去,你才会发现苔藓的千姿百态,在那里,一颗晶莹剔透的雨滴被苔藓的叶状体稳稳地擒住,如硕大的珍珠;蚂蚁爬过,孢子弹出;蜗牛留下一点爬行的黏液,杂草的叶片刚刚从苔藓地毯上探出,好像一对小小的螺旋桨,迷你森林中同样蕴藏无限的动态和生机。

一路上,我与自发前来接受科普教育的市民同行。孩子被爸爸扛上肩膀,方便孩子近距离观察树梢上悬吊的鞭枝新丝藓。这种苔藓习惯生长于云雾缭绕的环境,这种苔藓如森林仙子的齐腰卷发,植物体长得像这样长、又弯弯曲曲,是为了增加表面积,以便在大树笼罩的环境下尽可能多接触阳光。

而小心翼翼地踏着栈道行走的老人,不时停下,取出了他们阅读报刊的放大镜,在端详不同苔藓的长势。放大十倍后,金发藓像小小的宝塔,宝塔底层是橙红、橙黄等颜色,上层是宝石般的绿色。

不时听到游人的感叹:“把苔藓做成园林,真出人意料,植物学家是怎么

想到的呢?”

建造这座幽苔园的契机,竟是2018年造成极大破坏的台风“山竹”,当时,植物园的这个角落,有几棵大树被台风吹倒了,原本幽闭的环境打开了一些“天窗”。要不要运出倒木、补种大树?植物园的科研人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之后,他们决定因势利导,在打开“天窗”的位置引种较为喜阳的苔藓。而倒下的大树,最终也成为苔藓的新家园,绿油油的片叶苔,身高不到5毫米的腐木合页苔,都只喜欢长在腐木上面,到了晚秋,横陈的倒木上,腐木合页苔中的叶黄素与叶红素开始显现,它渐变为酒红色与橙黄色,就像微型的红叶景观。

一切都是大自然给予的,阳光、雨水、倒木,溪流边长出了大片的匍匐藓,它的叶子很薄,很通透,就像一枚枚仙气飘飘的耳环;羽藓最喜欢长在蕨类植物周围,它神似羽毛的叶片可以积蓄水分,让蕨类植物在连续的晴热天气中依旧能生长良好;灰藓喜欢偏干燥的环境,喜欢在石头的缝隙间生长。后者的这一特质,被园林工人运用到城市的各种防洪